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明

神宗皇帝

〔壬午〕萬歷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爲民累

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尙不能辦豈復有

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移新抵舊年分雜淆小民竭脂膏

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

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帝從之凡

免二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

三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胤字肯甫巡撫浙江討定之浙江巡撫

吳善言人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構黨大噪縛毆

善言朝議以佳胤才令代之佳胤初知潯縣劇盜高章者詐爲總騎直入官署劫佳胤

賦由此知名累遷宣大巡撫潘五大掠塞外佳胤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

佳胤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胤喜曰速驅之尙可離而二

也既至民剽益甚佳胤從數卒伴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愈張熾夜掠富

室火光燭天佳胤召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二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

蘇巴爾噶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泰寧部蘇巴爾噶與弟綽哈子布延圖

入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彝堡在奉天義縣東北參將李平胡射蘇巴爾噶墜馬斬之

寇大奔綽哈等慟哭去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襲擊于塞外敵少戢

六月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尙書潘晟新昌人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侍郎

余有丁鄆字丙仲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晟尋罷居正臥病四閱月不

愈百官並齋醮爲祈禱修撰王家屏戶部主事顧憲成不往憲成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

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卽

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尙不令四維等參之會

遼東奏捷加居正太師先是居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明世文臣無眞拜三公者自居正始已而居正病革自度不

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厭清議馮保素從受書彊居正薦之命

下甫五日言者交章劾罷

張居正卒

忠文

帝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賄上柱國命四

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

居正當國務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故神宗初政

起衰振廢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力也然威權震主好諛自尊士大夫始譽以伊周五臣繼寬機之舜禹居正恬然不爲怪晚益偏恣黜陟多由愛憎左右頗通賄賂議者謂其昧濫利居功之戒所以身死未幾即致禍敗初帝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爲背居正遂厲聲曰當讀作物帝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帝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蹇乘云

秋八月皇子常洛生

即光宗

恭妃王氏出

妃初爲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

閣即記年月及所賜以爲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一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是年四月遂生皇長子及是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

冬十二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爲奉御安置南京

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張居

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然迫于太后

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橫如故

潘晟既罷保方病起

詔曰我小恙遂無我邪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廢弟姪一人人都督僉事保怨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其恣如此

東宮舊閣張鯨素

害保寵謀去之其同事張誠向爲保所惡斥于外至是復入兩人乃伺間

陳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帝猶未發會御史江東之

字長信歙人首

劾保黨錦衣同知徐爵帝下爵獄論死李植

字汝培江都人

遂列保十二大罪帝

震怒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巨萬東之并糾吏部尙書梁夢龍

字乾吉真

定人賂徐爵得官工部尚書曾省吾

彭澤人

吏部侍郎王篆

夷陵州人

皆被論得罪

去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

字公直雲南後衛人

爲吏部尚書

清素著清望張居正當國清任刑部尚書不

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錄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夢龍罷卽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

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

卒諡恭肅

改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

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

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推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是居

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閣臣擬旨遽調之廣東繼

光悒悒不得志赴粵踰年卽謝病歸居三年卒

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甚北則專主守邊防修舉繼

之者種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家邇用焉萬歷末追諡武毅

〔癸未〕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

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吳中行趙

用賢等遷官有差

夏四月張四維罷

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爲又居正卒始當

國政知中外艱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請蕩滌煩苛宏敷惠澤
帝納其言朝政爲之稍變四維復引居正所沈抑者稍稍登用時望頗屬
至是以父喪歸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爲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教謝過默默而已四
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政時行疏具將上會四維
父計至乃已四維歸後服將闋而卒贈太師諡文毅

以許國

字維禎

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四維既去申時行

爲首輔國素與相善由是政府無間

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

諡文貞

階里居後爲高拱所厄及拱罷始得安

帝元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既而張居正將歸葬父

擬薦階自代未果

居正念閣臣里居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儲多與援或乘間以出惟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止

至是

卒贈太師

階以恭勤結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方嚴嵩初罷階榜三語于直廡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

公論由是票擬公之列言路亦益發舒當時翕然稱階爲名相亦

五月滿洲主努爾哈赤攻尼堪外蘭取圖倫城

滿洲之先居長白山

在林南

境破互千餘里東北自俄屬東海濱省南至朝鮮奉天諸山皆發脈於此

之東相傳有布庫里雍順者姓愛新覺羅始

居俄漠惠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滿洲數傳遭內亂舉族被戕幼子范察僅

以身免又數傳至都督孟特穆

後追諡聖祖

原皇帝誘誅仇人盡復故地又三傳至都

督福滿

後追諡與祖直皇帝

生覺昌安

後追諡景祖翼皇帝

盡收蘇克蘇濟河西二百里內諸部落

國勢始大自都督孟特穆以下皆居赫圖阿拉

距瀋陽二百七十里是名興京即明之建州右衛也

覺昌

安生塔克世

後追諡顯祖宣皇帝

塔克世生三子長努爾哈赤號為聰睿貝勒年二十

有五思復祖父

讐

初蘇克蘇濟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與總兵李成梁結引兵攻古時城主阿泰章京阿泰妻覺昌安之女孫也覺昌安與塔克世援古時城

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并殺覺昌安塔克世

興兵攻尼堪外蘭圍圖倫城克

之尼堪外蘭遁至嘉班又破之尼堪外蘭乃逃于鄂勒歡築城以居

事在是年

尋鄂勒歡城亦破尼堪外蘭遁入邊滿洲遣齋薩率四十人來索邊吏

執以畀之自此滿洲歲輸銀幣通和好焉

事在丙戌年是歲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

〔甲申〕十二年春二月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

除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

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後光宗嗣位併泰子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騰衝遊擊劉綎

顯之子

討平隴川賊

初緬甸莽瑞體以兵服諸蠻

嘉靖

中孟養木邦曾攻殺緬甸莽紀歲分有其地紀歲子瑞體奔洞吾母家為之後尋以計侵據大古喇達復入緬陷孟密併孟養勢益強于是木邦蠻英諸部皆叛附之

與佛郎機鄰蠻英孟密分地在蠻遣人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而記室岳

鳳方用事

鳳江西人行賈隴川驍傑多智士寧妻以妹使為記室鳳媚士寧而奪之權

欲降緬遂誘士寧而酖之并殺

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代士寧爲宣撫旣而瑞體死子應裏嗣

鳳導之入寇窺騰越永昌諸處已陷順寧本蒲蠻地元置府今雲南順寧縣等地指揮吳繼登等

戰死事聞詔以緹爲騰衝遊擊鄧子龍豐城人爲永昌參將提兵往討當是

時迤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緹進逼姚關在順寧縣西勢甚盛會緹子龍兵至諸

土兵亦大集緹與子龍大破之攀枝花地在姚關南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餘

鳳大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緹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而分

兵趨沙木籠山注見前先據其險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脫遂詣軍

門降時諸部蠻視鳳爲向背緹亦倚鳳爲心腹鳳旣降諸部俱殺緹使來

歸緹率兵進緹直抵阿瓦城名爲緹中五城之一應裏退走阿瓦酋猛勾詣緹降猛勾

應裏從父也遂班師獻俘于朝鳳伏誅未幾緹復熾進據孟養蠻莫官軍戰卻之巡撫陳用賓築八關于騰衝列兵戍守募人至

暹羅約夾攻緹久之緹爲暹羅所困勢頓衰然近緹諸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復

籍張居正家御史羊可立汝陽人復追論居正構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冤

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荊州籍居正家守令先

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可

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

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正母年逾八

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于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盡削

居正官奪璽書詔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成

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職鋒銳搏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並帝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

居正勸進帝手疏示申時行時行言此呂以賤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

有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魏蔽塞言路帝為罷啓愚留此呂時行魏求去余

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

字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高啓愚銅梁人楊魏字伯謙海豐人

冬十月余有丁卒諡文敏

十二月以王錫爵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為吏部侍郎兼東

閣大學士並預機務錫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

居五年不出至是即家起之家屏前為日講官敷奏剴摯帝斂容受之稱

為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僅二年先是李植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搆以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

當與時行忤故力推之錫爵至乃與時行合弗善植等植等由是大恨

詔以陳獻章胡居仁字叔心王守仁從祀孔廟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

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
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

居仁開吳與彌講學崇仁往從之游
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求放

心爲要聞修自
守布衣終其身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乙酉〕十三年春三月李成梁襲巴圖爾綽哈大破之巴圖爾欲報父蘇

巴爾噶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壻呼達糾西部伊勒敦等以數萬騎掠瀋陽

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

大城

潛爲浮橋濟師踰

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衆迎戰成梁爲疊陳親督前陳擊寇

而松以後陳繼之斬首八百有奇至秋諸部長復犯蒲河

在奉天瀋陽縣西北
明置千戶所于此今

廢而西部音登亦窺遼瀋成梁命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破音

登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以尙寶少卿徐貞明

字儒東
貴溪人

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初貞明爲給事中

嘗請興西北水利

言神京雖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饒地
而不足以及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

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開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
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潤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

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眞定河間諸
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于貓兒灣欲其不汎溢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于

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浚之最下者留以潛水稍高者
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在葦土實膏腴元

廣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做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半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時以財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貓兒灣今在直隸雄縣東南山

賈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御史傳應禎下獄府知事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

者十四事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水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此可常恃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也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

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也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也游民輕可去鄉土易于為亂水利興則農業者依田里而遊民有

所歸利六也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疆重徭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也沿邊諸鎮有之

積貲轉輸不煩利九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避班戍之勞停勾攝之苦利十

一也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為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也修復水利則做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也民與地均可做

占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彥邯鄲人等

方開水利于薊永間有效遂令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

平募南人為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周覽水泉

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夏四月京師旱詔免天下被災田租一歲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大興人為皇貴妃三月禁部曹言事妃有殊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

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首抗疏請立元嗣爲東宮貶廣昌漢

縣隋改飛狐明洪武初復曰廣昌今改源縣屬保定道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帝

以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高陵人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等顯侵貴妃時行

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

悅之于是言者蠹起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爲吏民患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撫

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賚番

要索無已其所索例有新班錢熟衣錢架梁錢贖草錢放狗錢掛線錢斷酒錢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

勢復猖獗十三年夏楊柳番入犯金瓶堡在今四川松潘縣南殺守將巡撫雒遵字道行

遣總兵官李應祥湖廣九人討定之番恃強剽如故會徐元泰宣城人代遵

撫蜀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今名鎮江關在松潘縣南守將出擊賊稍解

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遣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參將朱文

達等將諸路兵進討命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于軍中樹赤白幟各一下令

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卽免罪番遇

督修系之入自監軍

急不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禽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

祖之輸

嘉靖初以指揮討茹兒賊被殺漆其頭爲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焉

注見

諸番及

印部

越今四川

屬夷以其地置屏山縣

寧今屬永

蜀中劇寇盡平

秋九月王家屏罷

家屏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丁亥十五年春三月詔徹哩克襲封順義王

初諳達死徹辰汗襲至是

徹辰汗死子徹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即諳達所奪之外孫女而爲婦者也

歷配三王主兵柄爲中國守邊保塞諸部畏服之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戶部

右侍郎孫丕揚

字叔孝富平人

上言海內困加派宜寬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蒼

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

諡忠介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居正相

繼當國俱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遷南京

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情百司惴恐至是卒僉都御史王用汲

字明受晉江人

入視

葛幃敝簾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醵金爲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絕

瑞生

〔戊子〕十六年春三月起前尚書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馴前

爲李植所劾落職爲民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旣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墮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尚書

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

字景魯嘉魚人

于廷斥爲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

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那尚智論死守有除名而鯨竟不罪任職如故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一月卽上疏言之

略曰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無轉遂謂爲真虧損聖德夫豈淺鮮且鯨

奸謀既遂恐國家之禍將從此始

帝得疏震怒謂沂欲爲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鞠

閣臣申時行等乞宥不從獻上詔廷杖六十斥爲民馮保獲罪實鯨爲之故帝云然或曰張誠與鯨交惡授章言者攻之鯨迫衆論不得已乞罷乃命私家閒住未幾復召入

〔己丑〕十七年夏四月召王家屏復入閣

家屏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

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帝遣中官諭家屏獎以忠愛家屏疏謝請帝視朝居數日帝爲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庚寅〕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于毓德宮斥大理評事雒于仁

爲民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疏言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

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嗜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尙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筮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

也寵十俊以啟侍門濁鄭妃驕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嬖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謫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貨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

今日撈富女明日挾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雎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詔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尙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獻陛下

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十俊時有十小閣被寵諱之十俊范雎字國士高安人以疏陳時政被斥孫如法字世行餘姚人以諫鄭貴妃進封貶官帝震怒

將加嚴譴會歲暮留其疏十日及是元旦召見申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

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自引去遂斥爲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

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

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

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三月以宋纁字伯敬商邱人爲吏部尙書纁前爲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

籌緩急上下賴之石星代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美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上知物力充美則修心生矣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

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黠吏于政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官
直意指斥亦不避權貴行稱帝寬大體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官及移吏
上意猶有所礙從權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石星于帝初元起故官累進尚書及移吏
數

夏六月青海酋浩爾齊犯邊自諳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于虜虜騎

遂數入番中至是套部章圖哩舊作莊等據水塘青海布色圖浩爾齊等

據莽拉聶恭兩川皆洮水支流隨地易名浩爾齊尤黠傑數犯甘涼岷洮西寧間已而

進圍舊洮州臨古洮陽城在甘肅西南臨洮水副將李聯芳洮陽戰沒尋復掠河州臨洮渭

源官軍禦之敗績西陲大震時徹哩克勢衰亦為布色圖等所誘西行遠

邊初諳達建寺青海奏于朝賜名仰華至是徹哩克以赴仰華為名西至青海諸部咸挾以為重帝惡之詔停市賞

秋七月命兵部尚書鄭維字禹秀安肅人經略邊防維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

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初徹汗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別屬則徹汗雖王無益乃

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輟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貢市惟謹徹汗死徹哩

克當襲三娘子自以年長練兵萬人築城別居維恐貢市無主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

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徹維以洮河之難由縱虜入青海所致乃馳詣

甘肅下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

幾布色圖欲趨青海維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

亦退去。于是大布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浩爾齊諸部。而諭徹哩克縛獻首叛踰二年。徹哩克以史二中國叛人等來獻。命復其市賞。

〔辛卯〕十九年夏六月。王錫爵罷。錫爵初還朝。申時行爲首輔。許國錫爵

次之。三人皆南畿人。錫爵又與時行同郡。且同舉進士。相得甚然。時行柔

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字辰玉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字仰

之進賢人論之。時庶子黃洪憲典試。時行增李鴻亦預選。桂摘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俱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列甲乙以上。閣臣調旨盡留之。衡少有文名。爲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

不復會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官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黃洪憲字懋忠。秀水人。錫爵連章辯訐。語極忿。伸桂皆得

罪。以是積與廷論忤。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不

報。遂因旱乞罷。帝不許。及浩爾齊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

款。失帝意。未幾。又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秋九月。申時行許國罷。先是。廷臣爭請建儲。得旨于二十年春舉行。至是

工部主事張有德祥符人預以儀注請。帝怒。奪有德俸。時申時行方在告。許

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

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劾時行陽附廷臣。請

立之議。陰爲自交宮掖之謀。歛人黃正賓者。以貲爲中書舍人。思立奇節。